

第一章 美由纪， 生于 1984 年 8 月 21 日

与死相伴的出生

在初夏的一天，我身体里突然感觉到一个小生命的存在。当时我正在我的餐馆里打水，突然感到工作服下面的腰部有点胀，稍微静了一下，又来了一次。那是腹中的胎儿在动呢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胎动。我非常激动。

“在动呢！”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即将成为我丈夫的力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不知道会是女孩，还是男孩。”

6 月即将结束的一天，他打电话告诉我说：“我要出差，去广岛，回来时顺便回家看看，并告知父母一声，我们就能一起生活了。看来，要劝说家里同意，已没什么指望了。不管了，就我们两人举行婚礼不是很好吗？总之，肚子里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”之后，他就出差去了。听说在广

岛出差，用了一个星期。

那时的力已有 48 岁。他曾经结过一次婚，后来因性格不合而离婚。我经营“野点”这一小餐馆到 36 岁。都是成年人的我们，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婚礼上。尽管力的家人埋怨我是“做餐饮买卖的邋遢女人”，但这并没有破坏我们两人的关系。我们平静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生，并抱着这样的想法：要是孩子生下来，并且生活能够稳定，渐渐地就能得到他家人的认可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尽管这样，那时的我还是感到很幸福的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虽然曾向家里提过几次结婚的事，但不知为何，每次都遭到拒绝。

我 30 岁就有了自己的餐馆，并渐渐走上了正轨，它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个着落。正当我要用一生来经营这一小店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力。力是一个身高 1.8 米且体格强壮的男人。虽说算不上是美男子，但很有男子汉的气概。我做的饭菜，不论什么他都爱吃，并让我也吃。这样的人我很喜欢。

在大公司就职的人，不仅从外表看工作积极肯干，而且内心也是很细腻的。与粗心的我相比，完全是两种鲜明的性格。

“一跟你在一起，心情就特别好。”力对

我说。

“好像有什么事似的，今天真快乐。”

“不了解我的人有的是。”他喜欢我的另一面。我们两人都坚信，要是我们能一起生活，肯定是一对心态和谐、情深意浓、健康向上的好夫妻。

终于要有自己的家庭了。

“天国里的外婆，我终于要有自己的幸福了。感谢您一直保佑着我。”我在自己搭的佛龕上诉说、祈祷着。尤其是我腹中鲜活的小生命，更让人感到欣慰。

我的妊娠是在三十多岁，比普通女人晚得多。

没有向家人告别，15岁就离家闯荡的我，直到今天仍在艰苦地奋斗着。这也许是上天赐给我的人生吧。

我将得到一个既和蔼又值得信赖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孩子。

虽然发生了许多痛苦、难受、伤心的事情，但我仍然坚信，人生中总会有好的东西，真实的生活。我是这样想的。

一星期以后，再没有跟力联系上。会不会是出差的日期延长了呢？否则，他肯定会与我联系的。要不就是在公寓或者什么地方，寻找我们共

同生活的房子，并给我一个惊喜——“我找到房子了”。但那只是头两三天的事。之后的日子我越来越感到焦躁和不安。难道力变心了吗？不可能！那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？

7月8日的早上，我发现生长在餐馆前的牵牛花凋谢了。因为胡思乱想，竟忘了给花浇水了。

要相信力不会变心的。正当我边浇花边想着他今天肯定会与我联系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是力的同事打来的。“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”他声音急促地说。

哟！我的身体从头凉到了脚。生病了，还是怎么了？我记得当时是这样想的。但并非如此。因为那时，力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因交通事故当场就死了。遗体很快被领回岛根他父母家，葬礼之后就入了土。

力的同事这样告诉我。想不起当时的我是如何回答的。

只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。

我不信。他们在胡说。

但是，这种事又怎么能撒谎呢！

力死了，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就这么一个电话，让我无法承受。

我要证实，用自己的眼睛。不这样做，我是

无法相信的。

要证实力的死，必须亲自去一趟他家。但一想到他家人原本就不肯见我，而且还多次在电话里责备我“是做餐饮买卖的”，“你不是私生子吗”我就直发怵，尤其是挺着大肚子去，未免有点难堪。不行！

可怎么做才好呢？

毕竟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确实是力的孩子，谁都会认的。

徒劳无益。因为力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有孩子这件事告诉他父母。

所以肚子里的孩子也不会有人认的。

这也好，谁爱怎么想就让他怎么想去吧。

只要找到墓地，在他的碑前坐下，也许一切就会明白了。

为什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

为什么你要背叛我！

终于我开始诅咒这个死去的人。一开始就打心眼儿里信赖的人，却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死了，真让人无法原谅他。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我，陷入极度悲痛之中。

一想到肚子里的小生命以及肩负的重任，胃就会绞痛。

那天夜里，我无法入眠。

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处于极度悲伤和痛苦中的我，完全失去了控制。把力的照片全部拿出来，摆在房间里，埋头读他写的信，以示对力的抗议。

为什么要扔下我和孩子死去，置我们于不顾呢！

当知道有了孩子的时候，不是说好要结婚的嘛！对父母家的事还唠叨个没完。真为我着想的话，应该是办得到的，难道是在敷衍我吗？什么都可以的，就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就死了呀。说是一场事故，但不应该就死的。混账，混账，混账.....

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脸上又挂满了泪珠。我愤愤地抗议着力。一连好几天都这样。

我哭一阵、怒一阵、叫一阵，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

这是真事，力死了。要证明这孩子是力的孩子，只有靠我自己将他生下，并将孩子抚养成人。为了孩子，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，只有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、好好培育这个孩子。

霎时间，我把摆在房间里的力的照片收集起来，放到灰盆里点火烧掉。三十多张照片转眼间

就变为一缕青烟，在摇摇晃晃的青烟中，照片化为灰烬。

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，为此，就要跟自己的过去告别。

打击过大的话，就会丧失自我。

还好，我有这个餐饮店。

环视着四周，我无数次地鼓励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。

我拼命工作，就是为了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铺。如今终于如愿以偿，拥有自己的这家餐馆。

我 20 岁以后学过茶道，并深知茶道中“寂静”的含意和妙用。

当你走在田野中感到疲惫时，停下来休息一下身心，这不是很有意境吗？要是能拥有这样一个小店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把店取名为“野点”。

从西久留米车站步行 7 分钟就到了，是一栋有柜台和两间餐厅的房子，而且紧挨着我住的地方，地理位置虽不算太好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却受到客人们的青睐。客人总是络绎不绝。

这个店经营到现在，不仅还清了开店时所借的资金，而且还有了结余。所以只要有这个店，就能养活孩子。

我一边环视着这个店，一边叮嘱、安慰着自己，并开始吃点东西。不然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尤其是连葬礼都不能参加的惨景，也许会吞噬我的生命。

8 月份，只有 6 个月身孕的我，因羊水已破，不得不住进医院。

“就这样生下来不是太小了吗？即便救活了，也会致残的。”躺在床上输液的我，根本感觉不出腹中的胎儿还在动。

我是在完全不知道会早产还是会死产的紧要关头接受治疗的。

一星期后，医生劝我放弃这孩子。

“输液过多，时间过长，会感染胎儿的。”医生告诉我。

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总觉得毕竟是腹中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啊。现在仅仅是休息一会儿，说不准这孩子又会开始动呢。我抱着强烈的愿望，等待孩子复活。

“不，不能放弃，无论如何，请继续为我治疗。”我恳求医生。并祈求另外一个世界的孩子父亲：“拜托了，不要连孩子都带走。”

我害怕再失去孩子。如果失去孩子，那么即便我活着，我的心一定会死的。无论如何，希望

能平安地将孩子生下来。

我注视着病房里的天花板：“无论如何，要让这个孩子生下来。”

也许是女人的执着感动了上天，十天后孩子动了。虽然有点阵痛，但这种痛是多么让人兴奋啊。

8月21日，美由纪在假死的状态下出生了，体重只有500克，是个早产儿。我为刚出生的她捏一把汗，一个连哭声都发不出来的女儿。我为她的出生所感动：“劳驾，请帮我照张相。”我把照相机递给护士。

活着，只要能活着

我见到保温箱中的美由纪是产后的第二天。

难道，这就是我的孩子？

身体那么小，皮肤是茶色，跟照片上的婴儿一样，一个真正的小生命，嘴巴和鼻子都吸着氧，到处插着输液管，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“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么小就把你给生下来。”我伤心地说着，止不住的泪水如涌泉一

般，不停地往外流淌。

我的孩子与护士放在保温箱旁边的圆珠笔一样长，头只有鸡蛋那么大，腿只有大人的小拇指那么粗，手指跟牙签一样细。

每次看到她，眼泪总也止不住。好可怜，好残酷啊。

因为她是在救她并让她生下来的企盼中出生的，所以，出生后，就不得不让她与命运作斗争。

医生虽说明了孩子的病情，但究竟说了些什么，我也没听进去，只是一个劲儿地问美由纪痛吗，难受吗？

怎么办？究竟该怎么办？我心急如焚。

既不能抱起保温箱中的她，又不能照顾她。

这么小就把你生下来，真的很抱歉。只因你在我腹中只孕育了 24 周啊。

力又突然离我们而去，他太不争气了。

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

我只会哭，只能哭了。

但是，女儿这种与死亡抗争的姿势却给了我一种力量，它让我暂时忘却了痛失丈夫的悲伤。

第二天，医生对我说：“她用鼻食管喝了一毫升牛奶。”

“是吗，不会有事吧？”我高兴得流下了眼

泪。

但是，医生的脸色不对，他说：“只能活两三天吧。”

什么，两三天就死？说的什么话呀。不可能。我否认了医生说的话。

尽管失去了力，但孩子还活着，还在正常地呼吸。

“一定要活下来，有妈妈陪着你。”

我把手伸进保温箱里，触摸孩子的小手。

当我的食指轻轻地放在她手心时，你猜怎么着，牙签似的小手指微微动了，并握住我的手指。

“抓住了，她还活着，她还活着！”我这样叫着，满脸是泪地祈求着，把母亲的鼓励传递给她。

心系着孩子的生命。

我只能祈祷、鼓励，以挽救孩子的生命。

与其惊慌失措、唉声叹气，不如认真地去做点什么。我暗下决心。

于是，我每天坐在孩子面前，跟她说话，跟她拉手。

“大概能活过这个星期吧”，“十天也说不准”。

美由纪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延长着存活的天数。

作为母亲，我只能跟她说话，并跟她握手，

以示鼓励，但却不能让美由纪活下来。必须拿出我原来的本事，做点什么。

当护士说：“今天体重增加了。”我高兴地回答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并买东西送给护士。当孩子的脸稍微有点脏，我就对护士嚷嚷：“把她的脸洗干净嘛！”简直成了啰啰唆唆、让人厌恶的母亲。

我要认真地看护着美由纪。因为稍有疏忽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。

我出院后，每天都带着母乳去医院。在医院祈祷、鼓励完了后，回到家就忙于餐馆的事务。

不过，哪怕是一小会儿，一离开美由纪，马上就会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怎么办？工作又不能放弃。因为只有妈妈我一个人，不开店的话，母女俩吃什么？总是这样想着、担心着、做着。每天都在紧张紧张、忙忙碌碌中度过。

满一个月的时候，在主治医生的劝说下，我们转院到圣母玛利亚医院。

在圣母玛利亚医院，探视早产儿的时间只有30分钟，我每次去到那儿，很快又该返回了。

“美由纪，今天好吗？牛奶好不好喝？”我故意不停地大声说话，制造一种“谁都不能说时间到了”的氛围，这样磨蹭三个多小时才离开美由纪。

那时的我，正好是三十多岁，因为积攒了一

些社会经验，所以才会想出许多应对的办法，其目的是为了能和美由纪多呆一会儿。

在即将拥有孩子、拥有家庭，并为初做人母而感到幸福、陶醉的时候，却突然遭遇丧夫之痛的我，惟一的希望就是带着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个孩子回家。

我陪在美由纪身边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有一天，我一到医院，护士就默默地为我搬来一把椅子，并把它放在保温箱旁边。看到这把椅子，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，眼含热泪坐在美由纪身边。

失去了丈夫，又在没有父母、没有亲戚和其他任何人的帮助下，我独自一人支撑着一切。

没帮手也就罢了，能陪我一起看看美由纪，说些“加油、努力”等鼓励的话也行啊。可是连这样的人都没有，我痛苦不堪。

比如向护士提点意见，照看着美由纪，出一些不高明的点子，连这些也没有谁来帮助我。除了爱，我没有其他能让美由纪活下去的办法。这就是极其残酷的现实。

可这样一把小小的椅子，却让我这颗备受伤痛的心，得到无限的温暖和抚慰。

我难过地哭了。我这一哭 在场的人也都哭了。

看护美由纪的人非常理解我的心情，这件事给我增添了很多勇气。

第一次听到美由纪的声音，是在她出生后一个月的一天。

哎，那是什么？我看见她的耳朵动了，还听到从保温箱里传来的声音“哇啊，哇啊”，“呜，呜”。哭了，美由纪在哭。

是婴儿，是婴儿的声音。而且是美由纪的声音——她长成婴儿了。

脖颈、胸部、腹部的肌肉都在动。所以她是在哭，能活了，能活下去了。

我高兴地拍起手来。

与其他在妈妈肚里正常孕育 40 周后才出生的婴儿不同，美由纪只孕育了 24 周就出生了。

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还没有长好，而且是个与死相伴的早产儿。不仅如此，美由纪还患上了只有早产儿才会有的疾病，如低钙血症、高胆红素血症、贫血、佝偻病、肺炎、脑室扩大、支气管异物形成、早产儿网膜症。美由纪的病诊断出来的就有八种。无论哪一种病，都是致命的重病。

八种病都很严重，这些病随时威胁着美由纪的生命。不过，我凭着母亲的直觉，当听到美由

纪的哭声时，就坚信“这孩子能活，肯定能活下来”。

从那以后，美由纪曾几次陷入危险的境地。

但在福田清一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和照料下，每一次都幸运地度过险情。

虽然很慢，但每天都在长大。皮肤的颜色由刚出生时的茶色变成了白色，跟普通婴儿一样，可爱极了。

有一天，换尿片时，她还尿在保温箱里了。是不是很顽皮？

我相信我的直觉。从那时开始，紧张的心情才有点缓解。

圣母玛利亚医院的福田医生、副院长桥本武夫先生都非常关注美由纪的病情，还探讨治疗方案。

对我来说，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就是美由纪的依靠，他们现在的作用远远大于家人。

早产儿网膜症

对我来说，沉重的打击一次接着一次，从没

有间断过。

先是丈夫的死，然后是美由纪生与死的较量。而如今，最痛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：美由纪失明了。

出生后五个月，美由纪长到 800 克的时候，因患上早产儿网膜症，只有微弱光感的视力被诊断为全盲。

跟往常一样，每星期我都要带她去一次福冈大学医院检查眼睛，所以，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。

希望她能活下来，并闯过一个个危机，从保温箱里出来了，终于能让我早一点亲手抱抱她了。

每天净想着这个，并用心去祈祷，所以其他的事就没往心里去。

得知她失明的消息，我惊呆了，接着是五雷轰顶的痛楚。我的心被撕裂了，即刻泪如雨下。我独自一人颤颤悠悠地登上了电车，也记不清是怎样回家的。

老天真是无情啊，我的大脑一片漆黑，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这让美由纪怎么活下去啊！绝望和恐惧侵袭着我。怎么不幸的事情都落在了我头上？我真不想活了。

可是，我死后，美由纪怎么办？她靠谁活下去呢？

根本没有可依靠的人。也没有能让她吃饭、为她穿衣的人。

如果我死了，美由纪会伤心地哭着死去的。

美由纪痛苦、绝望的景象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，我感到钻心的痛楚。

埋怨着死去的丈夫，我想索性和美由纪一起死了算了。

是一起卧电车轨，还是一起跳河呢？

要是两人中的一个死不掉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
不行。要么先勒住美由纪的脖子杀了她，然后自己再上吊，也许这是最为恰当的办法。

眼前浮现出孩子被杀的情景。

真的要勒住孩子，尤其是那么小的孩子的细脖子，我下不了手。还是卧轨吧。

卧倒在电车下面的我和美由纪。

溺死在河里的我和美由纪。

吊着并痛苦地歪向一边的美由纪的脸。

简直是一幅幅地狱般的画面。盲目追寻这种地狱般画面的我，已经到了彻底绝望、无路可走的境地了。

我简直像个丑陋到家、落魄失魂的人。